

科研诚可贵 科普价更高

□ 游苏宁

开栏语：读者朋友好，我是游苏宁，一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出版人。回首往事，虽然愧对5年医学院校的熏陶，未成良医；但30年的编辑生涯，使自己在为人作嫁的不归之途上乐此不疲。古人云：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作为年近花甲的科技工作者，希望通过本栏目和自己的微信公众号“老游评书”分享个人的阅读体验和人生感悟，期待朋友们的热情关注和吝吝指教。

不确切的事情。在更加注重事实与证据的今日，人们接触到越来越多的统计数据和资料，由于统计基本知识的匮乏，各种简单且易于被戳穿的低级骗术大行其道，导致国民对各种统计数据的普遍不信任。

最近网上广为流传的一条智力测试题就很说明问题：统计学家、地理学家及长跑冠军在沙漠里迷了路，谁活下来的机率最大，为什么？正确答案：统计学家，因为他身体中含的水分最多。时至今日，面对各种良莠不齐、真伪难辨的数据，只有在全民中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教育，大力倡导统计思维，才有可能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。

全书的构思独具匠心

本书共分为十章，哈夫认为，在一个以事实为依据的社会里，统计这一神秘的语言是如此地吸引眼球。从第一到第九章，介绍了带有偏差的样本、精心挑选的平均数、故意遗漏重要数据、样本的误差、精心设计的各种有利于结论的图表、提供不匹配的资料、混淆因果关系与因果关系、不正确地使用资料等各种行骗的手段和工具。通过各种实例告诉读者，统计数据是如何被人利用，并成为恶意夸大或简化事实、迷惑他人的工具。如果作者不能正确理解并恰当运用统计语言，而读者无法真正获知这些术语的含义，那么，统计结果只能是废纸一堆。

哈夫明确指出：虽然经验告诉我们“眼见为实”，但眼睛告诉我们的“真相”或许隐瞒了部分事实，或许夸大了事实，所以，事实往往在所见所闻之外。在本书的最后一章，真正显示出作者的统计学研究功底，哈夫通过具体措施指导读者凭双眼就能识别虚假的统计资料，并揭开它的老底。他提醒我们，对待任何统计学资料都要存有必不可少的好奇心：(1) 谁说的？(2) 如何知道的？(3) 是否遗漏了什么？(4) 是否偷换了概念？(5) 资料是否有意义？

写作风格独树一帜

作者倾其全力为读者提供了一本可读性极强的卡通科普书，采用生动活泼、充满人情味的方式剖析了统计学这一枯燥无味的命题。本书在充满娱乐性中，能充分引发读者思考，并通过各种

手段揭穿许多统计学方法中的谎言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。尽管作者在前言中谦虚地指出，该书是一本如何利用统计学瞒天过海的入门读物，但哈夫坦言：毕竟骗子对于行骗的技巧早已胸有成竹，而诚实的人出于自卫也应该掌握它。

培根曾言：如果一个人以种种肯定的立论开始，他必将终止于各种怀疑；但如果他愿意抱着怀疑的态度开始，那么他必将获得肯定的结论。一般而言，人们对数据的判断和接受也无不外乎此。回溯历史，尽管该书的出版已逾五十载，但作者当年所提倡的思维和方式，对半个世纪后的我们仍然具有极强的实用性，正是由于该书的畅销，使得人们普遍关注“编造虚假信息”这一命题。

尽管我多年前也借助字典读过该书的外文原著，但毕竟属于非母语阅读，深刻领悟原著之精髓尚显不足。该书中文版的问世，译者廖颖林功不可没。我非常赞赏廖颖林对本书的评价，认为该书是“一顾倾城，再顾倾人国”的绝色美人，由此也为我为其两年才读完此书提供了绝佳的理由。衷心祝愿本书的所有读者不仅能开卷有益，而且能在轻松愉悦的心情中“抱得美人归”。

(作者系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原社长兼总编辑)



海棠花开 禹燕 摄

4月8日深夜，干旱了好几个月的北京，终于下了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乘地铁到西便门附近上班，走出奥林匹克公园站新中心出口，迎面是6株树冠硕大的海棠树。经过细雨的浸润，满树粉白的海棠花显得格外清新、艳丽，人从树下走过，清风吹拂，落英缤纷，芳蕊沾衣，令人心旷神怡。遂作《如梦令·春雨》，以表情怀：“昨夜天庭雨露，喜雨贵如美酒。试看海棠花，浸润格外清秀。可有？可有？芳蕊沾衣染袖。”

海棠隶属蔷薇科苹果属，植物学界通常将果实直径小于2英寸(5.08厘米)的苹果属植物称为海棠，大于2英寸的称为苹果；民间则把苹果属中果实较小的种类，以及蔷薇科木瓜属的木瓜海棠统称为海棠；在某些情况下，秋海棠科的秋海棠属、野牡丹科的野海棠树、卫矛科的昆明山海棠植物，也被泛称为海棠。

海棠是中国著名观赏树种，随着人们对其植物学认识的不断深化，历史上海棠类植物的称谓也在不断演变，大致经历了由“杜”“甘棠”“亭”“棠”“野棠”“海红”“海棠”的演变过程。有人考证，“海棠”一词，最早出现在唐代地理学家、政治家贾耽(730年—805年)于唐懿宗元年间编著的《百花谱》一书。

写诗作词，以及其中的内容和格调，是和作者的心境紧密相关的。海棠有“花中神仙”之美誉，其韵味优雅和典雅高贵，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，历代咏海棠诗词多达二十多首。晚年，陆游游西便门观海棠而写下的长诗《海棠歌》，可谓穷尽了对海棠的赞美之词：“我初入蜀鬓未霜，南充樊亭看海棠；当时已谓目未睹，岂知更有碧鸡坊。碧鸡海棠天下绝，枝枝似染猩猩血；蜀妓艳妆争让人，花前顿觉无颜色。扁舟东下八千里，桃李春风仆已朽。扬州芍药应羞死，风雨春残杜陵哭。夜夜寒衾梦还蜀，何从乞得不死方。更看千年未足为，在君眼里，碧鸡海棠能比得上风华绝代的蜀姬花容失色，可使那绝色美女的芍药无地自容，老来再让自己活一千年仍然不够。”

苏轼对海棠的喜爱则是到了痴迷的地步。“东风袅袅泛崇光，香雾空蒙月转凉。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”他这首《海棠》短诗，把自己爱海棠、痴海棠、护海棠、妆海棠之可掬情态，可谓描写得淋漓尽致。

不过，苏轼诗题“海棠醉春风”还是写给朋友张先的那一首。张先八十岁高龄，纳了一比年仅十八岁的小妾，还得意地写诗炫耀：“年八十，脚上红鞋白袜。与脚颜色同，只隔中间一花甲。”苏轼闻讯，颇为朋友的小妾打抱不平，遂写诗回敬：“十八新娘八十郎，苍苍白发对红妆。鸳鸯被里成双夜，一树梨花压海棠。”梨花为白色，借指苏轼鬓边的白发，海棠花红色，用以形容青春小妾的红颜；“一树梨花压海棠”，含蓄地批评了老朋友“老夫少妻”，不太合时宜。

不过，也有学者认为，以苏轼的涵养和诗性，是不大可能写出内容这么“黄”的诗来的。一位如苏轼那样博学的学者2013年曾专门撰文，详细考证了“一树梨花压海棠”的来龙去脉，得出的结论是：苏轼与张先关于老少恋的南唐词和之佚事，固然发生过，然而苏轼过世千年，用词已由雅到俗为俚俗。这似乎印证了经济学里的“劣币驱逐良币”法则，即低俗往往比高雅更容易流行。

我赞同苏轼的观点。这正是：“孰事真仍尚辨析，一树海棠羞煞梨。阳春白雪和俗，流行通常媚俗。”

文化建设，任重道远。我们大家共同努力。



《走近读脑时代》：新的脑部扫描技术能实时读取大脑的活动模式？大脑是否越大越好？电击大脑真能增强记忆？什么是灵感，它真的会灵感吗？囤积癖也是精神病？



《畅享智能时代》：玻璃会像橡胶一样柔软？潜水衣会像水獭的皮毛？手机网络永不崩溃，光芯片打造未来网络，无人自动驾驶方破案，超级计算机助力石油勘探……

《大美生命传奇》：野牛与猛犸的对决谁胜谁负？使古猿灭亡的是火山爆发还是食物短缺？“僵尸”病毒真的靠“尸”传播？演化的方向何去何从？

老游杂谈

再话“莎士比亚巧合”

□ 卞毓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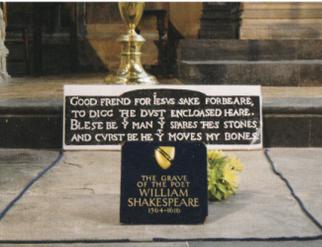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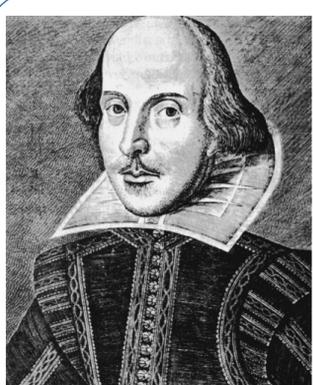


图1：莎士比亚像。图2：莎士比亚墓。1616年4月25日莎翁葬于他受洗的地方——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圣三一教堂。石碑上刻着他自撰的墓志铭：“看在耶稣的分上，好朋友，勿掘此墓。护我墓者得得福佑，移我骨者必受诅咒。”

在中国最早提及莎翁其人，是林则徐人译出的《四洲志》(1836年)，其中第28节谈论英国文学时提到“沙士比亚阿·弥尔顿”等4人。此后对莎翁的译名甚多，如慕雅廉译《大英图志》一书作“舌克斯毕”，严复则译为“索斯比亚”。若按今天英语人名之音译规范，Shakespeare当译为“谢克斯皮尔”。不过，自梁启超将其译为“莎士比亚”之后，这早已成为定译。

一个人出生日期相同的情况——“莎士比亚巧合”，不是很多。不过，它也不像许多人乍一想的那么罕见。如果我们假设，人们的生卒日期在一年365天中的分布是均匀的，并且假定任何一个人何日去世同他本人的生日并无必然的联系；那么，运用初等概率论知识很容易算出，发生“莎士比亚巧合”的概率就是三百六十五分之一(但同年2月29日出生者另当别论)。这和从装有365个同样大小的球的暗袋中随手一摸，恰好摸出其中唯一的一个红球的概率完全相同。

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计算：任意挑选10名逝者，其中无一例“莎士比亚巧合”的概率有多大？或者反过来问：在这10人中至少有一例“莎士比亚巧合”的概率是多大？答案是：无一例“巧合”的概率超过0.97，至少有一例

“巧合”的机会则不足0.03，可见在10名逝者中就遇上“莎士比亚巧合”的机会仍相当小。但是，当你考察1000名逝者时，至少看到一例“莎士比亚巧合”的概率将高达0.94；如果考察对象增至2000名，那就几乎肯定能发现至少一例的“莎士比亚巧合”了——其概率超过0.995。下面再举一些著名的“巧合”实例——

享誉全球的美国数学趣题大师马丁·加德纳在其所著《引人入胜的数学趣题》中出了一道小题目：“古希腊雄辩家阿里斯提斯生于公元前30年7月4日，死于公元30年7月4日，试问：他在世多少年？”许多人假思索便信口作答：“60年”。然而，这可错了！正确的答案是：“59年，因为不存在公元0年。”(顺便一提，《北京晚报》在1994年12月19日刊载了拙文“注意：公元无零年”。)

与达·芬奇、米开朗琪罗并称意大利盛期文艺复兴时期“三杰”的画圣拉斐尔，生于1483年4月6日，卒于1520年4月6日，享年仅37岁。其《雅典学园》等巨制人尽皆知，生命的最后几年

还曾任罗马考古工作负责人。

但泽(今波兰格但斯克)天文学家赫维留斯以其巨著《星图》和两大卷关于彗星的论著驰名于世。他生于1611年1月28日，卒于1687年1月28日。赫维留斯用地球上的地理学名词系统地为月球表面特征命名——如将月球上的山系命名为阿尔卑斯、亚平宁等，并将月球上较平坦的暗区称做“海”(拉丁文maria)——其实那里并没有水，这些名称都一直沿用至今。赫维留斯青年时代周游欧洲长了学识，30岁回到但泽建造了一座当时欧洲最好的天文台——可惜后来在一场火灾中夷为平地。

上述种种，是长期阅读积累的点滴知识。“世界读书日”再度来临，我又习惯性地读起了莎士比亚。

(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前副理事长，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客座研究员，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名誉理事长)

生卒日期相同的名人

再看几位近现代人物。例如，英国著名化学家霍沃思，生于1883年3月19日，卒于1950年3月19日。他因“研究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C的结构”而与瑞士化学家卡斯特(因对胡萝卜素和多种维生素的研究)分享了193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。霍沃思是最先合成维生素C的人士之一，他建议将维生素C称为“抗坏血酸”，并为世人认同。

好莱坞影星英格丽·褒曼，1915年8月29日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，1982年8月29日因患乳腺癌在英国伦敦病逝。褒曼于1945年凭借电影《煤气灯下》、1957年凭借《真假公主》两度获得奥斯卡奖最佳女主角奖，1975年又凭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获奥斯卡奖最佳女配角奖。1998年，美国电影学会评选百年来最佳女演员，褒曼排名第四，前三名依次为凯瑟琳·赫本、贝蒂·戴维斯和奥黛丽·赫本。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孙起孟，1911年3月2日生于安徽省休宁县，2010年3月2日在京病逝。孙老在77岁至87岁的10年间，任第七届、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。他是一位资深教育家，曾长期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领导职务，后为名誉理事长。

例如，有位爸爸每次让孩子看书时，孩子都以功课忙为理由拒读；这位爸爸找到了孩子的一处软肋，就是作文差，某一次在孩子写作文之前，爸爸先让孩子看了一本书，读一遍，记一遍，让他将所能理解的词汇尽量恰如其分地用在作文中，结果，老师的评语是“语言生动形象”；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逐渐找到了写好文章的方法，自己便主动找书来读。

阅读不能急功近利。阅读是一辈子的修行，可能在短期内看不到明显或直接的效果，但很多时候它都是一项隐性技能。所以，家长千万不要抛弃通过短时间阅读迅速达到某种效果的想法，千万不要觉得孩子近期多读几本书就能马上写好作文了。

事实上，孩子大量阅读的效果可能会在几年后明显地体现出来。日积月累的阅读培养了孩子清晰的逻辑思维力，这项基本能力的提高将大大促进孩子的学习和写作。孩子读书越多，知识和知识之间能够产生的连接就越多，某一天就能出现爆炸式的绽放。所以，让孩子坚持阅读，总有一天会开出最美的那朵花。

如何才能让孩子真正地喜欢阅读？

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和氛围。阅读环境很重要。带孩子去图书馆看书，他的阅读量会达到平时的3倍以上。沉浸在书的海洋中，周围的孩子都在认真看书，这些积极的外部因素会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。

家长应该控制孩子看电视的时间，但是有选择性地看一些内容还是有必要的，特别是一些经典原著改编的电视电影。如果可能的话，孩子直接读原著当然是最好的。但是如果孩子不乐意，可以先用接受度较高的电视电影来“做媒”，吸引孩子去读原著。

例如，一位家长很想和孩子一起分享自己小时候看《西游记》连环画的乐趣，但是孩子不喜欢看；后来他就先给孩子看了几集《西游记》的电视剧，孩子的兴趣上来了；但是他有技巧性地告诉孩子，再看后面的需要等等，孩子等不及，就抓起连环画先看起来。

鼓励孩子听后读后说说自己的看法。在孩子阅读书籍之后，家长可以多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，来增强孩子的思考、沟通和表述能力。如果孩子只是一味地阅读，所看的书可能只是堆砌在脑中的信息。如果家长能鼓励他说出自己的读后感，他表达之前会经历一次深度的思考，在表达的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沟通和表达能力，这对他未来基本写作能力的培养非常重要。

坚持每天给孩子读书讲故事。阅读的种子是在家庭中播下的。阅读是孩子丰富精神生活的重要源泉，阅读能力、阅读兴趣、阅读习惯的培养是从家庭开始的。

儿童最初是通过图画认识这个世界的。童书不仅有价值熏陶的作用，还有治愈的作用。孩子要解决什么问题，都有相应的图书，阅读有时比一万句教训都有用。最重要的是，儿童时期一旦养成了阅读的习惯，今后会主动找书去读。

经典原著改编的影视可“做媒”。阅读不能强迫，要适当引导。虽然